

金文雅

金

文

雅

金文雅卷十三目錄

墓銘

族祖處士墓銘

元好問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閑閑公墓銘

元好問

文儒武君墓銘

元好問

蘧然子墓碣銘

元好問

張君墓誌銘

元好問

忠武任君墓碣銘

元好問

孫伯英墓銘

元好問

金史卷十三 目錄

金文雅卷十三

秀水莊仲方編

墓銘

族祖處士墓銘

元好問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卽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於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生平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談諧所居韓巖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旣鄙朴語又無根蒂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敕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

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
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
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
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
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
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
信者當猶一鄉也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
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
如是而止矣歿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
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達先
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爲罵
譏吾寧汨濁流之沈吾寧醎餽餘之醯吾寧反關樂我所知來不
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

之後如是之不疑

聶孝女墓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凌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靈戶部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

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
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嫠政之姊哭狗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
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
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
之并志予媿

閑閑公墓銘

元好問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爲遼宋由遼宋而爲國朝
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
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
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假
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
復亦無以議爲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
選曹以爲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

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鈞厚祿至於經爲通儒文爲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汨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爲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昔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

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爲可大臣以爲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爲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爲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梃殺之聞赦將至先梃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公爲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爲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眾及受代老幼攀

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爲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爲妖言置章不奏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略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爲近邊車駕幸山東爲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爲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備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今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政亦宜分

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爲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尙書兼前職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同官爲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爲禮部尙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爲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爲上言人主當勤儉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卽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鑑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爲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爲憂雖

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奉章小則爲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己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刑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大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略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湓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爲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概公之文出於義

理之學故長於辨折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絕多以近體爲之至五言則沉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樸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絕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徽宣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輒不行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索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爲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歷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爲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絕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爲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

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絕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履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趨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文儒武君墓銘

元好問

銘曰眞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說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斲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漱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鈎距化而眞純庚桑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

耆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土完厚之秦乎河東人元某銘

蘧然子墓碣銘

元好問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倣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蘧然子已蘧然子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真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亂後予客寇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概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厭於遊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旣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強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

藝解析脈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隆德太一故宮樓觀臺沼門戶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羣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鄰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蘧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予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壻商提孟卿爲予言予已北歸蘧然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損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予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爲慨歎蘧然子生平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